

“老”字来袭

陈明珠

是老公先把白发问题带到生活里的。刚过四十，忽一日，发现他往日如钢针般坚硬板寸的板寸，按下去不再扎手，且萌生出几点银光。

恍然明白，白发来了！因比他小两岁，那时的我，吟诵着《卖炭翁》中的诗句，打趣着他：两鬓苍苍十指黑。

待到自己也及四十，愕然发现，本就掉头发严重的我，鬓角也蹿出几根白发，在微风中摇曳，刺了目，寒了心。

我沮丧地再一次吟诵：两鬓苍苍十指黑。身边那个人，走过来仔细看了下，安慰道：这下扯平了，咱们更般配了！

我狠狠地白了他一眼，叹气道：感觉还年轻着，怎么说就老了呢？

他也感叹，别说咱们有这感觉了，前几天碰上隔壁的阿姨，也感叹，怎么感觉没过多少日子，可就70多岁了！

他安慰我，就算是两鬓苍苍了，你的手还是一样好看，十指不会黑。

我是对容颜不太在乎的人，所以脸上何时长皱纹，却不曾留意。只是

都市幽默

女儿胆大

梁秋红

女儿五岁了，性格一点不像个女孩子，不但爱看武侠剧，胆子也很大。在幼儿园里，有不少男孩子都怕她。

周末带女儿回乡下看她奶奶，走到村口看到几只鹅，这种动物虽然外表看起来漂亮，可凶起来像狗一样，

有天，一个帅小伙来给我修电脑，我帮忙递东西时，两只手摆在面前，却蓦然发现，人家小伙那手，洁白细腻，而自己的手背，却是抚不平的细纹，且不知何时长出来几点黑斑。这可是我引以为傲的手啊，天生顾长，指甲再长，也保持着笔直的姿态。

回家，面对老公，第三次吟诵：白发苍苍十指黑。

终是一个“老”字袭来啊！岁月是把刀，刀刀催人老。再好的护肤、护发品，也不敌岁月的风霜雨雪来侵袭。

一直羡慕那些被称之为“越来越美丽”的女人，拥有着那样一种成熟的、完善的、又独具性格魅力的美，就如何岩对宋庆龄的描绘：“这份美丽，来自他们的整个生命、全部历史。无论是外形、内心、意志、信念、胸怀、文化素养还是人格力量”。

也罢，就让自己从“白发苍苍十指黑”中走出来，修身养性，乐观向上，多读书，多锻炼，多做善事，用后半辈子的时间，让从不是美人的自己，在老去的过程中，朝着越来越美丽的目标前进。

投稿/论坛

平顶山新闻网——鹰城网事

乡下好多人都是养来看门的。想起小时候曾被鹅啄过，就忙拉了女儿到一边说：“小心点。”女儿奇怪地问：“怎么了妈妈？”我说：“你没看到那几只鹅吗？”谁知女儿听了，却说：“妈妈放心，今天我高兴，不会欺负它们的！”

无锡一日

曲令敏



国庆节，和孩子们一起出游。

有火车直达上海，挨个儿数过去，好站点儿真多。算起来，一夜行程到无锡，正好早上7:30。直奔预定的旅馆，早餐毕，景区正好开门。

首选蠡园，是因为我印象中的玲珑清碧。几年前，一路从苏杭走过来，到这里，正值春暖花开日，人与花木皆清媚。春风拂动湖光，连石头都有了呼吸。谁料想，这次重来，一路都是灰扑扑的失望！除了湖水依然，对岸青山若浮，走动的尽是俗浅的热闹，就水而叠的假山也呆头呆脑无一丝灵气。

趁孩子们游完头渚，我去逛南长街。之前并不知那是南长街，早上乘车掠过，两厢的牌坊、拱桥、塔影，让人心旌摇曳，就打定了要看的主意。

第一眼看见的是阳春巷。一群仿民国建筑，临着古运河岔口。稀疏的树影洒向青砖铺的路面，隙缝生满细细的青苔。数排楼宇安卧闹市，烟灰色砖墙嵌着星星点点灰黑，红砖格子界开楼层，温厚，暖心。阳光打在西式阳台、中式木窗上，打在檐口、拱门上，雕花的与不雕花的，尽都在桂花香里错落有致，这光景，想不流连都不成。听说这里曾经是高大上的消费场所，西餐、中餐、异国风味的各色料理，还有猫屎咖啡、下午茶、歌舞厅，热闹时人流如潮。今我来，时风已

变，风光不再。闲寂的楼台温良在迁延不居的日子里，冷冷清清几间酒吧，沉淀着转瞬沧桑的味道……

过桥到对岸，就遇见了名声远扬的美食一条街。小馆子，大排档，新疆烧烤、叶子干锅、小小海鲜，吉阿波骨汤、乡巴佬烤鱼、镇江锅盖面，都可茶饮、僧人素食……还不到饭点儿，就看得人馋涎欲滴了。

未及近赏飞檐翘角的南禅寺和顶花结带的妙光塔，贪心人就匆匆去了马路对面，找寻那片旧民居。一路跟头流水，观看变成了为孩子们踩点儿。

窄窄一条长街傍河而生，街这边，人家儿守着埠头枕河而居。街那边，深深的庭院，层叠的马头墙，竹木掩映着岁月，经典的江南风味儿。一路前行，只见店铺相接，开张的没开张的，各自忙闲有序，让人联想到开脸梳妆待上轿的俏新娘。此前来无锡，看过阿炳的二泉，看过钱钟书故居，看过三国影视城，却不曾走进小小无锡镇的巷子，没能摸到她的根脉。眼前这条街，就像是翻开的线装书，层叠的光阴里，弥散着历史悠远的醇香。

低头网搜，方知这就是南长街，是富庶江南漕运的见证，是中国丝业的发祥地。沿街历史建筑上百处，河埠头22处，老桥10座，已被列为中国历史文化名街。

和孩子们再来，时近黄昏。眼前河波潋滟，石桥倒影，灯火窗棂，如幻如魅。沿岸红串串灯笼，莫不是古运河结在时光里的浆果？稀疏雨脚扫过，温软吴曲荡起。三个人，两岸街，五六拱老桥，虚化在霓虹里，游人走过，朵朵伞开如花。恍兮惚兮，一时弄不清这是何年何月谁人的江南？此情此景烙进记忆，会成为母予们共有的一段江南往事吗？

一天游程结束，我们走进一家名为“牛当道”的小馆子，点了牛肉、牛腩、牛杂和小青菜，主食一碗面、两碗粉，加上外面买的鸡肉卷两枚，可谓色美量丰，竟然被吃得风卷残云，汤水不漏。

传记连载

邓小平传

(18)

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若是我们的进军是从需要不需要走路来衡量的话，我们进军西南的部队，不但要走得远，还要深入到不毛之地。这些地方重要不重要呢？很重要。既然很重要，我们要不要呢？我们当然要。但要是不容易的，要走很多路，不过这总比革命失败后‘留洋’容易得多。二野某些同志有不安分自身岗位的思想，认为二野总是命苦。实在说来，去不去西南都是党的任务，这是比不得的，一切不安分于自身岗位的思想都是不对的。某些同志觉得离家远了，从北方到南方渡过长江，思想上有些不通。到京沪杭地区觉得还好，离家比较近些，到西南去，离家这么远，这真了不得。”

“去西南是要多走一点路，苦一点，可这是党指定的光荣任务，为了取得全国胜利也得去，没有任何的犹疑。”（邓小平在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团以上干部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49年8月17日。）

九月十二日，他在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全体干部学员大会上作报告，提出青年干部要过好“三关”。他说：“一个青年参加革命后，要过的关是很多的。”有三个大关，“第一个关是帝国主义的关，第二个关是封建主义的关，第三个关是社会主义的关。”他具体分析了当前工作面临的与这“三关”相联系的困难：一是来自帝国主义封锁与反动残余势力的捣乱；二是接收了国民党留下来的烂摊子；三是军队多了，开支浩大；四是农村工作没有搞好，使城市陷于孤立。他着重指出要过好“反对帝国主义”关，克服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他说：

帝国主义和原子弹并不可怕。帝国主义封锁确实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但是，这些困难还是可以克服的。帝国主义不但用神经战，而且用各种方法和我们斗争，这就要看我们在各个具体问题上是不是能够站住脚，能不能过反对帝国主义这一关。过好这一关，我们就不会中帝国主义任何的圈套，不管帝国主义的神经战也好，威力战也好，我们都不怕。（邓小平在二野军政大学全体干部学员大会上的讲话记录，1949年9月12日。）

九月十七日，他在南京原中央大学运动场为南京市委支部书记及二野直属队排以上干部大会作《论忠诚与老实》的专题报告，强调忠诚与老实是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具有的品质。他说：忠诚就是将全部真情率直而老实地向党坦白出来，就是要忠实于党的事业，忠实于人民的事业。凡是有利于党的事业、人民的事业就办；不利于党的事业、人民的事业就反对，就斗争。另外还要老实，唯物主义本身就叫“老老实实”，马列主义、唯物主义的执行人更必须老老实实。他说：忠诚与老实就是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一个自觉的革命者无论何时何地，在何种情况下，都要做到忠诚老实，对党要忠诚，对群众要忠诚，要老老实实在地说话，老老实实在地办事，老老实实在地做人。我们从入党的第一天起就要检查自己合不合法一个共产党员忠诚老实的标准。如果不合乎，就要痛切反省、赶快改造。（邓小平在中共南京市委支部书记及二野直属队排以上干部大会上的讲话记录，1949年9月17日。）（未完待续）

小说连载

首席医官

(6)

文/谢荣鹏

“御医”驾到

来的是南江省卫生厅的厅长陈高峰。陈高峰下车之后，直入主题：“京城的专家到了吗？”张仁杰弓着身子答道：“马上就能到。”

陈高峰脸上没有一丝笑容：“那我们等等。”作为南江省卫生界的最高领导，陈高峰此刻的压力也很大。他现在只要看见张仁杰那张脸，心里就会莫名光火：早知道你连个便秘都治不好，当初说什么都不会让你当这个院长。几分钟后，一辆中巴呼啸而入。

没有人吩咐，楼下欢迎的人群就很自觉地分成两列，摆出一个夹道欢迎的阵势。车子停稳后，陈高峰和张仁杰上前两步，站在了车门前，准备迎接专家。等车门一开，欢迎的人群立刻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一位五十多岁的老专家缓步下车，看起来有些派头。张仁杰迎上前去，微欠着身子道：“我来介绍，这位是南江省卫生厅的陈厅长。”

“劳陈厅长的大驾，不敢当啊！”老者微微颌首，脸上没有丝毫受宠若惊的表情。

“这位就是李主任，我国肠胃病领域的首席权威。”

陈高峰立刻伸出双手，握住李主任的手有力地晃动：“李老，欢迎您呐！有您亲自出马，我们的心里就踏实多了。”

陈高峰脸上的笑容，透着十二分的热情，还有三分的谦卑。

李主任淡淡地回应道：“陈厅长，明天下午我还要去给一位首长主持会诊，时间很紧。那些没用的客套话就不用讲了，还是先介绍一下病人的情况吧。”

“好，好！”陈高峰狠狠地连点了几下头，扭过脸道，“张院长，你把特一号病人的情况向李老汇报一下。”

张仁杰连忙上前，准备把这件差事揽下来。

可还没开口呢，就见李主任背起双手，目不斜视地朝住院部大楼走去：“咱们边走边说吧。”

陈高峰和张仁杰没有丝毫的不快，反而疾走两步，抢在前面领路。医院的领导们则紧随其后，一大群人浩浩荡荡，前呼后拥，直奔住院部而去。

曾毅被挤在了最后面，他也想听一听病人的情况，可惜距离有点远，无法听清楚张仁杰的声音。不过，看着那个李主任的背影，他倒是想起了一个人——李正坤。

李正坤是国家保健委员会委员，卫生部医疗专家小组副组长，名副其实的“御医”。他还是中科院院士，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获得者，长江学者，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别看他无官无权，但平时接触的都是大领导，影响力不容小觑。李正坤的门生遍布全国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其中一位还是卫生部的副部长。

想到这里，曾毅恍然大悟。

特一号病房位于住院部的顶楼，门口站着两名内卫把守。

患者的病房里，陈高峰已经在报喜了：“冯厅长，向您汇报一个好消息，京城的老李过来了，您这病很快就能好，千万放宽心。”说完，他直起身子，指着床头的吊瓶道：“输液的事很重要，一定不能马虎，这里要有人二十四小时守着。”

曾毅躲在人群后面，心想，像输液这种小事，又何须你厅长亲自强调？李正坤接过消毒手套，不慌不忙地戴着，脑子里顺便把张仁杰说的病情梳理了一遍：持续性发烧，未见任何器质性病变，那么就是单纯性的腹泻了。再根据各项检查的结果看，问题最有可能还是出在肠道上。

明日关注：“御医”的诊断